

# 傾聽科學 良心判斷



如是我見 海龍

新冠肺炎疫情已經一年多了，黑死病在歐洲流行後留下了世界名著《十日談》，我們經歷了卅個十日，其間的光怪陸離已經堪為《新十日談》了。

其中最出名一焦點爭議是一方布，它叫口罩。這簡簡單單的口罩救活人無數，可謂功德無量。沒想到它卻成為美國政客操弄的一方旗幟。戴與不戴口罩曾經是壁壘森嚴政治陣營的標識和政治炒作的焦點。玩弄它的政客行為之幼稚看上去像是兒童遊戲，但竟是當今美國嚴肅的社會現實。現在，這場遊戲又開始上演升級版。

迄今，全球確診染疫已達一億七千多萬，死亡逾三百七十萬。而美國確診數佔三千三百多萬例，死亡近六十萬人，在世界大國中無出其右。這樣的慘情折射出了美國的弱點：去年疫情開始，因執政者無知和傲慢

而錯過了防疫最佳時機。其中一個舉措就是嘲笑並拒絕鼓勵國民戴口罩。特朗普冒充「硬漢」，雖然自己私下戴口罩卻在媒體場合避戴口罩出鏡，直到最後本人染疫不得不躺倒。

這壞榜樣鼓動了其擁護的反口罩情結。去年春天華人或亞裔在美屢屢因戴口罩受襲擊。直到全美幾乎陷落而且發現口罩的確有用後才由政府出面發布全國口罩令。儘管這樣，有些愚昧的「特粉」寧死不戴口罩，因他們的「勇敢」和愚忠有的還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口罩成了美國政治陣營的炒作符號。紅營鄙薄口罩但後來為了保命而羞澀地妥協戴上。藍營炒作口罩得以保命並最後贏得先機入主白宮。按說，受益於口罩而上位的藍營應該對口罩心存感激了吧？可是全然不。政

治是不講邏輯不講人性的。過河拆橋甚至沒過河就拆橋是政客的慣伎。年來一直把口罩看作恩物的當今美國執政者現在卻在玩火迫不及待地發出了「除單令」。

拜登一直是死忠的口罩派，不論在競選還是在入主白宮的慶典上都臉不離罩。而給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前不久在接見日本首相菅義偉時他刻意戴上了兩重口罩（堪與「兩重心字羅衣」媲美），其實在白宮這樣超級防護機構裏如此煞有介事地在接待盟國友邦時這樣做真沒必要；這裏輕蔑甚至侮辱意味遠大於防護意味。

但此事剛剛過不了幾天，為什麼現在又強迫全國除單呢？其實還是為了政治，更具體地說，是為了政績。

經過了一年的風霜雨雪，美國經濟受到空前打擊，誰都知道這樣下去吃不消了，於

是執政者迫不及待地想「回歸正常生活」。「回歸」當然是每個人的心願，可是回歸卻應是有條件的。這條件是世衛組織織布的打疫苗達百分之七十以上形成群體免疫。

但據美國官方公布消息，眼下美國僅約一半的民眾完成接種。聯邦疾病防治中心公示，現在美國每天仍有約近萬人染疫，而每天仍有數百人染疫死亡。依現在情形，號召民眾脫下口罩無異於玩火。

雖然美國抗疫仍然不算理想，但它有了今天成果非常不易，希望執政者千萬別弄巧成拙，因為誤判而毀了前面整整一年的努力。印度年初不是宣布「回歸正常生活」了嗎？

對於戴不戴口罩，我們應該傾聽科學和良心的判斷，不由政客撥弄，解單毋須繫單人。

## 六月茉莉(外一首)

六月茉莉開湖畔，冰肌仙女未上妝。  
香氣飄溢人欲醉，清夢醒來在故鄉。



藝苑草 李風



## 古榕

城中種棵樹，綠蔭一條街。  
飄鬚護蒼生，魂魄有千年。

## 香港公園半日遊

香港有許多漂亮的公園，香港公園是其中之一。它所處的地理位置佳，入口的紅棉路對街是山頂纜車總站，出口連接金鐘太古商場，比鄰香格里拉大酒店。公園中有靜，正是香港公園的微妙之處。香港不少區域公園，其實都有這樣喧嚷裏取靜的優勢，讓素來生活節奏緊張的港人得到一種慢生活的調節。



HK人與事 東瑞

觀鳥、觀蜻蜓，認識溫室植物、熱帶植物，看瀑布、遊茶具博物館，尋覓野趣等等，香港公園作為實地的教育場所，以前有不少學校的老師以班為單位帶學生到此遊玩，算是上一堂大自然的課，但如今似是不常見。公園內的特色還有一個奧林匹克廣場可以運動，以及一個婚姻註冊處設在這裏。那麼巧，這一天，我遇見了一對新人註冊後，在註冊處外那特別設計布置的場地背景前拍照留念。大約有十來位親友站在十幾米遠的地方給他們拍照，其他觀禮的人約有二十來人站在樹蔭下祝福他們。在疫境中，這樣喜慶的場面既熟悉又陌生。不過，生老病死固然是人類生命的常態，戀愛婚姻、繁衍子孫，又何嘗不是疫情無法阻擋生命不息的證明呢？

多年前幾次逛過香港公園，印象不錯；如今再行，恍如隔世。也許當天不是節假日，遊人很少，公園一片寂寥。但令我感動的是公園

沒有因為疫情而荒蕪沒人管，到處都有相應的市政人員在整修，乾淨企理，依然美麗如昔。這次遊覽我的重點放在參觀溫室。我很喜歡這溫室的布置和設計，也愛看那些平時在郊野或一般公園較難看到的奇花異草。這個圓形溫室以前以各種名貴的蘭花為「賣點」，最令我驚喜的是見到了在馬來西亞檳城蝴蝶園見到的驚奇豬籠草、密花豬籠草，樣子奇特，像一個個掏空的茄子狀袋子；兩者同屬一種族群，前者產地是菲律賓，後者產自蘇門答臘。還有叫重序蠟尾蕨的植物，形狀如兩排紅色指天椒排列。口紅花，顧名思義，就是一個像塗抹了胭脂的嘴唇，誘惑人吻上去。有的名稱如玫瑰海棠，也許綜合了兩類花卉的特徵，那還可以理解；有的比較費解，如「金頂鳳梨」，不明其取名緣故。這些植物無論形態還是名稱都千奇百怪，讓人感嘆造物者之神奇。

小小溫室，容納百花。走上二樓是熱帶植物區域，慢慢隨着路回旋下去，聽得流水琮琤，蜻蜓飛舞，小木橋上有戀人私語，見我走進，趕緊佯作拍照。猛抬頭，陽光普照，望前方，摩天大樓轟入雲天，玻璃幕牆、巨廈參差錯落。一看時間，我來此不覺快兩小時了，趕緊加快腳步，結束這次單槍匹馬的香港公園半日遊。



香港公園內溫室一景。作者供圖

## 主旋律中的「港味」



自由談 賴秀俞

現在的主旋律文藝確實不一樣了。前段時間熱播的主旋律電視劇《覺醒年代》在青年群體中受到熱捧。百年前的陳獨秀、李大釗和魯迅讓當今的年輕人深深感動。到底是什麼元素生成了這種感動機制？是理想主義的影響力，還是啟蒙精神的驅動力？是英雄主義情結，還是動盪年代的革命動能？此前的《山海情》更賺取了大量年輕人的熱淚。就內容論，這些電視劇講述的依然是曾經主旋律文藝的題中之意。《山海情》與柳青的小說《創業史》同屬一類主題，但後者在今天除了從事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學者和學生之外，恐怕已鮮有人問津。現在的主旋律電視劇中有一個尤為突出的形式變革——「人」的發現。文化英雄和革命戰士不像從前那樣，只是一個完美而刻板的「典型人物」，而通通都有了作為「人」的生命細節。

這種變化，在新世紀以來主旋律敘事在電影的革新脈絡中清晰可見。新世紀以來主旋律電視劇的形式革新剛剛起步，但主旋律電影在這方面為中國電影市場貢獻了一種新的類型片：主旋律商業電影。值得注意的是，電影上的此種革新局面是由「北上」的香港導演共同打造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PA）的簽署與實施既改變了香港電影的市場生態，也為中國電影帶來了諸多可能性，主旋律電影的「港味」改造即是一例。其起點或許可以追溯到徐克二〇一四年的電影《智取威虎山》。這部電影是對曲波長篇小說《林海雪原》的改編作品，《林海雪原》作為紅色經

典，此前有很多改編版本。而其中的選段《智取威虎山》曾被改編為現代京劇，一九六七年被選為八部革命樣板戲之一。在這樣的背景下，《智取威虎山》實際上流淌着相當顯著的革命血液。徐克版本的《智取威虎山》可謂作為商業片化的「樣板戲」。徐克在其中不僅加入適應市場的娛樂元素，而且為「樣板戲」置入了警匪片和武俠片的敘事框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徐克鏡頭下的紅色經典是3D的，充滿了光怪陸離的動作場面。它至少打破了紅色經典的兩個「刻板印象」：紅色經典不是一種僵硬的、指向過去的文學敘事，而可能是充滿幻想，指向未來的共享文本；它的敘事套式並不陳舊，反而有很多可挖掘的，可與全球文化產業對話的人物類型和情節設計。一定程度上，徐克塑造楊子榮等一眾革命者時挪用了荷里活刻畫超級英雄的視角，在形式上凸顯了中國革命敘事中具有跨時代、跨區域意義的英雄主義。徐克的這部新編紅色經典票房高達八點八一億人民幣，並獲得第三十屆中國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最佳剪輯、最佳男主角（張涵予）三項大獎，可謂票房和口碑雙豐收。

此後，林超賢二〇一六年的警匪片《湄公河行動》在票房上再創新高。這部電影體現了林超賢執導的主旋律商業大片的主要模式——以警匪片的敘事模式講述主旋律的故事。其中，民族英雄主義與大型動作場面構成其一以貫之的主要特色。與《湄公河行動》堪稱同一系列的《紅海行動》以及《緊急救援》更讓林超賢成為主旋律商業片大潮中最成功的香港導演之一。二〇一九年，劉偉強的《中國機長》和李仁港的《攀登者》共同體現出民族英雄主義與動作戲的「配方」已成為香港導演在主旋律商業片中的標

誌性風格。

在以上的跨類型嘗試之外，劉偉強二〇一七年執導的獻禮片《建軍大業》代表了香港導演執導主旋律電影的另一種類型：以青春電影的路徑進入主旋律敘事。劉偉強在《建軍大業》採用了一眾年輕演員，在敘事上突出了顯著的青春色彩。在對革命將領成長歷程的鋪陳中，中國共產黨的建軍之路也就相當於熱血青年的民族主義理想之路。這種敘事策略讓今天的青年能夠從自身出發，以青春為起點，理解革命、走進革命，與革命年代產生共情，取消他們與革命青年跨語境的「代溝」。許鞍華在《明月幾時有》中也採用了青春視角，但和劉偉強不同的是，許鞍華電影中的革命主體是女性而非男性。在性別維度上，《明月幾時有》在主旋律電影中是相當獨特的。許鞍華講述的女性革命者一改以往主旋律電影革命敘事中女性作為配角的從屬位置，並且也不再將女性的革命動機置放在「革命與愛情」的敘事框架之中——女性參與革命，並非因為愛情中男性的啟蒙。與此同時，電影中的方姑也不是為了藉由革命改善自己的困苦處境，她成為革命者的契機緣於人道主義的思想轉變。

年輕觀眾的觀影取向與習慣正在被大眾傳播媒介中的主旋律敘事慢慢改變，至少他們已經不再一味排斥主旋律文藝。香港導演為這些主旋律商業片注入了形式革新的力量。多年的電影工業訓練讓這批導演在宏大敘事中重視挖掘「小我」在「大時代」中的生命位置。他們的主旋律電影提供了一種有效的實踐經驗：「講好中國故事」最關鍵的不僅僅是在故事內容上進行深入的「考古」，更指向打開想像空間，重新發明我們講故事的方法。



港導演徐克、林超賢、李仁港執導。《智取威虎山》《紅海行動》《攀登者》分別由香港資料圖片

## 旅行的四張面孔



人生在線 姚文冬

細心而有經驗的人，把旅行分出四個層次，我將之形容為四張面孔。首先是「低價購物團」。旅行社以出人意料的低價招徠遊客，能以最少的錢，玩最多的地方，也是極吸引人的，但購物安排堂而皇之列入行程，有時使遊客吃到不少苦頭，出現糾紛也在所難免。旅行社是謀利單位，但也並非要赤裸裸地宰客，也有與遊客雙贏的可能。參加低價購物團的遊客，掛着一張喜憂參半、陰晴不定的面孔。

高一層次的，是通常意義的跟團遊，為擺脫購物嫌疑，常要號稱「純玩團」。「純玩團」也並不十分純粹，也會隱蔽地安排購物，因為有些購物與旅行並非涇渭分明，比如參觀玫瑰園，在欣賞了爭奇鬥艷的花海之後，遊客也有從中購買相關產品的意願。跟團遊，吃喝

拉撒睡都由導遊掌控，比如早晨睡得正香，就被叫早的鈴聲吵醒，要按點吃飯，按時上車，哪個景點遊覽多長時間雷打不動，甚至上廁所也精確到分鐘。參加「純玩團」的遊客，好比是籠中鳥，被從家這個小籠子，放到了另一個大籠子裏。

相對來說，「自由行」就被越來越多的遊客所青睞。這個層次的遊客，一般有情致、有膽量。自己訂車票、酒店，去哪裏，怎麼走，何時休息，幾點起床，都由自己決定。說是相對自由，是因為也要有計劃、做攻略，無論時間、空間，都有自我限定。這好比，用時間的經線和空間的緯線給自己紮了個籠子。風箏飛得再高，也有一條線拴着，最終會被拽回到起點。「自由行」等於是出外放了一回風箏。

我習慣一個人旅行，我以為這就是「自由行」，其實不然，我從不做攻略，既不限定時間，也不確定地點，更沒有明確路線。本來打算玩十天半月，也可能三五天就回來了，

或者在中途，突然就心血來潮，去了一個想都沒想過的地方。

然後我知道，我幾近達到了旅行的另一種境界——「在美好的地方迷路」。這個說法出自美劇《不死法醫》，女主角要去巴黎旅行，問男主角值得去的景點，男主角說：「在巴黎，最浪漫的事就是迷路。醒來，隨便挑一個方向，出發就會迷路，一直在街上漫步，直到精疲力竭，飢腸轆轆，只能找一家最近的餐館，吃一餐美味，配一兩杯紅酒，之後繼續上路，再次讓自己迷路。」其實他說的是——「沒有任何計劃與安排，隨時與驚喜不期而遇。」

籠中鳥永遠不會迷路，深海裏遊動的魚才會迷路，即便迷路，也是迷在廣闊與深邃中。所以說，迷路不可怕，迷路是一件美好的事。

其實無論哪種方式，旅行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內容，一個願意走出家門的人，都有一顆喜洋洋的心。